

臧克家

逝水落华集

文坛漫忆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臧克家

逝水落华集

坛漫忆丛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267
1570

I267
1570

SBV07/09

④X₃

责任编辑:李春兰

封面设计:陶雪华

文坛漫忆丛书

主编 陈青生

逝水落华集

Shishui Luohuaji

臧克家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校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1⁶/₁₆·插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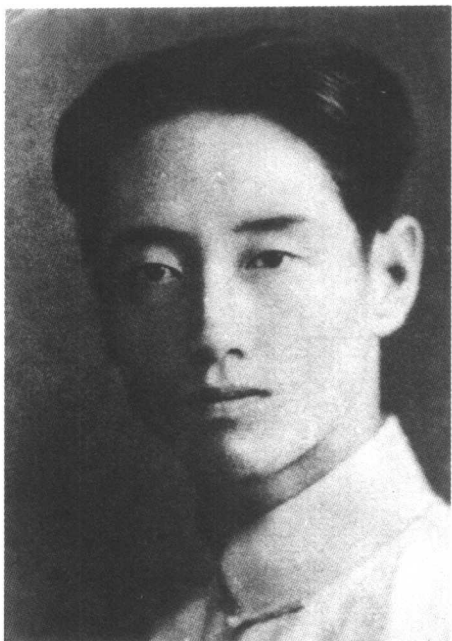
字数:250 000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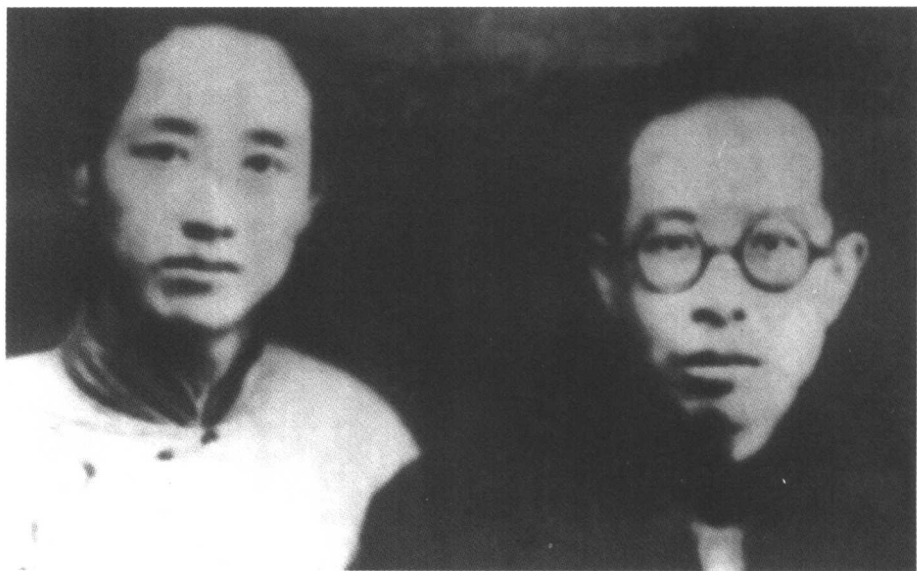
印数 1—5 000

ISBN 7-207-04005-9/I·625

定价:19.70 元



臧克家 1933 年摄于青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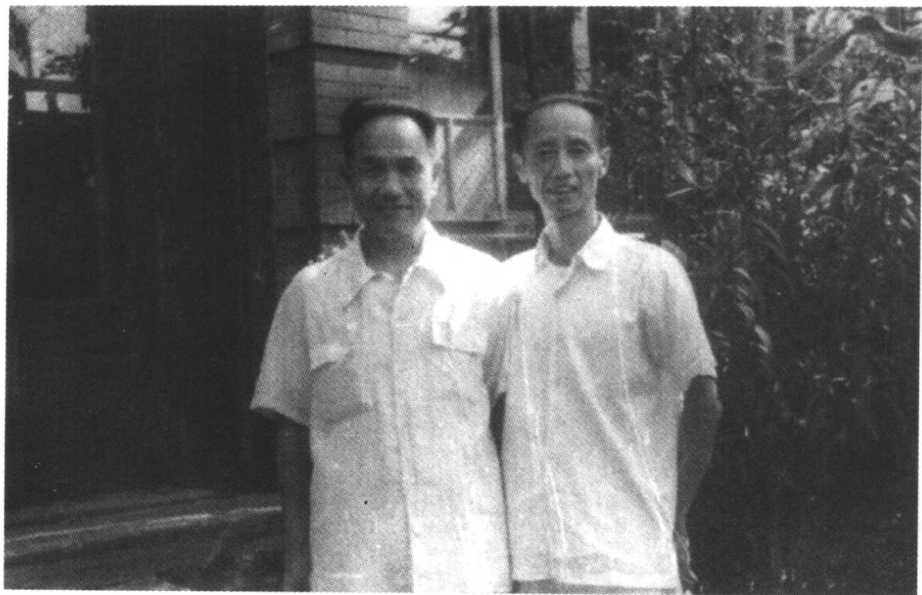
臧克家 1935 年与王统照(左)合影于青岛



1946年12月5日，茅盾（左二）和夫人孔德沚（左一）自沪去苏联，郭沫若（左四）、于立群（左三）、臧克家（右一）等到上海码头送行。



1950年4月在诗刊社召开的诗歌座谈会上臧克家与陈毅（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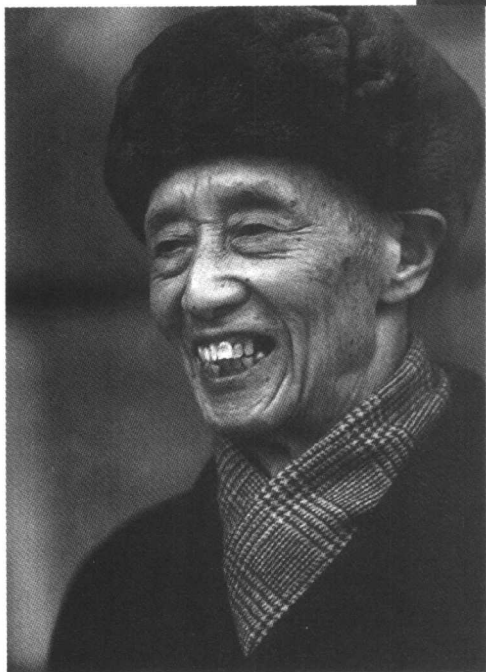
1961年6月臧克家与吴伯箫(左)合影



1987年9月30日臧克家与夫人郑曼(右)拜望叶圣陶(中)时的合影。



1989年10月5日臧克家与夫人郑曼(右)祝
贺冰心(中)九十寿辰时的合影。



1995年2月6日臧克家摄于
北京, 时年九十岁

主编者的话

陈青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风云翻卷，波澜起伏，阴晴变幻，冷暖交替，总是与中国社会大小气候的闷抑舒畅、严紧宽松相随相和。许许多多痴情文学的男女老少，置身这样的境况氛围，分别以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和追求登场献技，舞文弄墨，斟字酌句，布局谋篇，编织出五音交响、七情洋溢的丽文华章，营造了中国文学绵延发展迢迢长程中不乏自豪、也不乏思索的一段历史景象。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先后将各自的文学生涯和文坛见闻付诸笔纸，寄托对流逝岁月的纪念，也为文坛历史留下了雪泥鸿爪，夕拾朝花。这套“文坛漫忆丛书”，便采撷、汇编了五位著名作家回忆文学历程，怀念文坛师友，追忆文坛往事的散文精华。

这五位作家，大多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活动，按中国现代文学史界的通常说法，属于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五位作家的文学擅长不尽相同，各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互有千秋，有的还是中国现代小说、新诗、散文和电影剧作等方面的重要代表，但痴情文学的终生不渝，笔墨生涯的坎坷曲折，文坛交游的见识广博，则是几位作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在各自的追怀忆往

中,真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历,坦露了孜孜追求文学“真善美”极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成败得失;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许多文坛人物的音容相貌,言谈举止,秉性情趣和品格节操;还力求翔实地披露了一批文坛旧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旁蔓别枝,以及种种外人难知的隐秘情节;加上不同风韵的文采,真挚至诚的情意,丰厚深长的蕴寓,遂使这些文坛漫忆文章,兼容艺术欣赏和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这样的追昔忆往散文,对历史真相真情的展示,往往比教科书式的学术论著更具体、更周详、更生动、更形象,也更使人信服,以至历来获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

回顾历史,是对流逝岁月的纪念,也包含对往昔的反思,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二十世纪帷幕初启时,中国文学表现出弃旧图新、追融世界文学大潮的高远志向。这以后,中外文学交流的规模愈发扩大,中外文学汇融的程度更趋加强,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境界也更为宽广高大,从而孕育了众多将传统精华和时代神髓集于一体的文学大家,产生了大批魅力隽永、异彩纷呈的文学杰作。但是,社会的连年动荡,时世的多灾多难,又常常使文坛不得安宁,作家被推上各种斗争的风口浪尖,文苑横遭粗暴践踏,一些年间居然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如果没有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折腾、磨难、禁锢、摧残,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景象肯定会比现有的更为繁盛绚丽。有一种见解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很有关系。中国古代有人说过,《离骚》、《史记》的问世,很大程度缘于作者蒙受深冤奇辱,身心倍尝苦难。另一位古人也宣称,文学家非经苦难、苦恋、苦闷三境,实难写出动人心魄之作。外国也有类似观点。西洋有人将诗人比作夜莺,认为夜莺的生活舒适便不会鸣唱。东洋有人干脆将文学定义为“苦闷的象征”。苦难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生活经历,它对作家人生道路

的择定,对作家思想性情的锻炼,对文学作品外形内涵的熔铸,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将文学佳作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联系起来,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然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也是公认的律理。作家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产生“伟大作品”呢?或者换一个角度设想: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多少年来总在期待和呼唤“伟大作品”却又总未如愿,是由于中国作家经受的苦难尚嫌不够呢?还是太多?其实,“伟大作品”的问世,得之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孕育,非独与“苦难”一因相关。再说,即使“苦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作家饱尝苦难煎熬换取“伟大作品”的产生,也令人觉得过分残酷,这实在有悖于人生本义、人道精神,也偏离文艺原旨,似乎是社会文明落后时代对文学的嘲弄和扭曲。今昔对比,时代毕竟前进了,社会文明毕竟发展了。尽管现在仍难以断言“伟大作品”已经不再需要苦难催生,作家和文坛已经没有苦难等候,但在今天,反对暴戾和愚昧,推崇祥和与安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往屈原、司马迁、鲁迅、闻一多、胡风、老舍遭遇的那类苦难,应该不会在中国文坛再现。“文坛漫忆丛书”的五位作家,在文坛上笔耕墨耘、栉风沐雨的时间,都超过半个多世纪,有的更逾七十春秋,他们的经历见识,也包含对于这一点的印证和祝祷。

二十世纪帷幕关闭在即,新世纪帷幕行将开启,中国文学又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前景光明,任务艰巨。此时,读读历史过来人费心凝血总结的经验教训,听听他们推心置腹的忠言告诫,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如何继往开来,踵事增华,争取更健美的的发展,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这个课题,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

目 录

主编者的话 (陈青生) / 1

第 一 辑

我的诗生活 / 3

一 诗的根芽 / 3

二 新诗的领路人 / 8

三 感情的野马 / 14

四 生活就是一篇伟大的诗 / 21

五 我找到了“自己的诗” / 27

六 我向一群孩子学习 / 36

七 我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歌唱 / 46

诗与生活 / 54

皓首忆稚年

——童年、少年生活掠影 / 54

新潮澎湃正青年 / 71

奔向武汉——光明的结穴处 / 90

悲愤满怀苦吟诗 / 107

高唱战歌赴疆场 / 136

少见太阳多见雾 / 165

长夜漫漫终有明 / 189

第 二 辑

我的先生闻一多 / 213

陈毅同志与诗 / 223

老舍永在 / 233

得识郭老五十年

——怀念郭沫若同志 / 248

剑三今何在? / 263

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

——追忆何其芳同志 / 272

往事忆来多

——沉痛悼念茅盾先生 / 282

冰心同志,祝你健康! / 298

昆仑飞雪到眉梢

——记叶圣陶先生 / 302

五十二年友情长

——追念伯箫同志 / 306

人去诗情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岁诞辰 / 315

第 三 辑

《烙印》再版后志 / 325

《自己的写照》自序 / 327

《运河》自序 / 332

《十年诗选》序 /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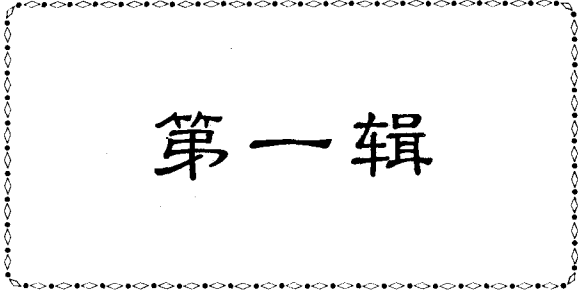
诗与生活话短长

——《诗与生活》序 / 346

多写散文少写诗

——《臧克家抒情散文选》代序 / 350

编后记（郑苏伊） / 353



第一辑

我的诗生活

——我写不出叫人家咬碎牙齿去咀嚼的理论；我只能写出这样一篇故事，告诉我怎样学习写作，怎样学习生活。

一 诗的根芽

如果说，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情、天才有着重大的关系的话不是妄诞；如果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几乎是决定的关系是事实；那么，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仁慈，多感，热烈，感情同他的身躯一样的纤弱。他在每个人眼里都是良善可亲，不论亲疏都对他好，就像他对每个人都好一样。他是一个公子，一个革命者，一个到处在女人身上乱抛热情的人。结果，女人把他的身体盗成了空洞，革命使他打一柄伞跳下城墙跌得吐血——一直在病榻上侧着身子（连转动的力量也没有了）躺了三年，任病魔的小手一扣一扣地扼死了他。他喜欢诗，他的气质，情感，天才和诗最接近。我常常

用悲惨的耳朵听他在一年四季不透风丝的病房的炕上，用抖颤的几乎细得无声的感伤的调子，吟他同我一位叔叔唱和的诗句。也许是太兴奋了，也许是过去的影子使他暗伤，也许是太劳累了的缘故，诗还没读完，苍白的脸上便泛起红色，咳嗽一阵，接着一条一条血丝随着一口一口的白沫从口里拉了出来。

《霞光剑影》，这是他们唱和的集子，一个叫“红榴花馆主人”，另一个则是“双清居士”。

祖父和父亲正相反，板着铁脸，整天不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像钉子打进木头里去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别好诗，白香山，他最喜欢。有时，在鸦片烟灯底下，他忽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地高声朗诵起《长恨歌》来，接着又是《琵琶行》。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不是他的声音，是他诗的热情燃烧了我的一颗小小的心。这时候，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教着我同一位比我年长两岁的族叔一起读书，读诗。“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的相思情，“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吟蝉诗，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无限深情与感慨了。

他有时也用诗同我谈话。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乡村的姑娘我痛苦得几乎不能活下去！祖父知道了这回事，可是他却不破它。当我走到他的屋子里去时，他拉开抽屉取出一片纸片子来递给了我，上面写着这样的诗句：“青蚕栖绿叶，起眠总相宜，一任情丝吐，却忘自缚时！”他把这经验的结晶，苦痛之余的忏悔的诗句送给刚刚扑上情网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我，就是父亲的一帧小型的肖像。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开出来的一朵花。他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那时节，我还不够了解诗，但环境里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我蒙昧的心。

我的庶祖母是一个多才巧嘴的人，她没有能够好好受过教育，